綸扉奏草

綸扉奏草卷之二十三

請發湖廣河南山東巡撫揭

該臣㬢請

皇上巳批發山西陝西福建三省其湖廣河南山東三省尚未蒙

點用各省巡撫伏蒙

批發此三省舊巡撫官皆久巳奉

旨允其回籍以回籍之官仍在地方百凡事務極爲廢弛昨湖廣巡撫董漢儒又有疏來欲不候代而行三楚重地易動難安今歲又災傷

重大所賴以拊循拯救皆在此官而山東河
南亦皆重地又皆與
福藩之國事有干連今外間紛紛謂日期不定
恐
聖心又有遲疑人情不勝惶惑若三省之撫臣久
不
檢發將謂
皇上視之國事爲不急而其爲大驚小怪妄忖亂
猜更有不可勝言者矣伏望
聖明亟將三巡撫檢發其之國日期併卽

勑下該衙門擇上以息群囂

宗社幸甚地方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十八日

回奏
聖諭慶賀
聖母揭
該文書官金忠捧出
聖諭到閣諭內閣朕覽卿等所請福王之國前諭
已明著於來春舉行是無惑矣朕思
聖母聖壽稀齡在邇朕當親率皇太子及諸王恭
祝
大典慶賀禮成於次歲春三月內著欽天監擇吉
之國卿等可傳示大小臣工不得過生疑慮以

亂視聽諭卿等知欽此臣叩頭祇領訖竊惟
聖母稀齡在邇千古未有之慶委當稱賀目前
壽節正屆
皇上率
皇太子
諸王稱觴上
壽以明春三月遣
福王之國上奉
長樂之歡下奠維城之業維虞舜大孝周文王慈
尚以加茲臣謹傳示各衙門大小臣工仰承

聖意卽於今冬豫行稱賀仍令欽天監卽擇之國
吉期上請以光
慶典以慰羣情是亦
宗社之大幸也所有
聖諭臣謹尊藏閣中謹具圖
奏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

封還留福王慶賀

聖諭摺

該文書官冉登捧出

聖諭到臣私寓諭內閣朕覽卿徬奏傳示福王明

春之國朕思

聖母聖壽稀齡在於四十二年頒曆後正其慶祝

之時朕當親率皇太子及諸王恭祝

大典慶賀禮成今歳豫慶恐

聖母責其非禮況入冬以來朕時常動火右足流

痰作痛步履不便數進藥餌尚在調攝恐難成

禮何以周悉著於大歲春三月內欽天監擇吉
之國卿等傳示大小臣工仰體
孝誠至意不必持疑煩請昨傳諭甚明豈可以目
前稱慶為言意見失真仍遵諭行慎毋陳瀆諭
卿等知欽此臣恭設香案叩頭祗領訖竊惟
聖諭再頒臣愚昧之罪無以自逭敢不遵承但事
有難行又不敢不為
君父一竭其愚自項旬日間外間喧傳謂
皇上欲借
聖母賀壽為題目以留

福王所以大小各官無不驚疑其約於今早請
文華門伏闕力請者正爲此故昨臣出閣後禮
部侍郎孫愼行來見亦言
聖諭如此必是令冬舉
賀明春遣
福王之國遂傳帖暫止百官今又有此
諭則與近日流傳之說果相符合從前
詔旨皆屬虛文而人情之驚疑愈甚且謂此一賀
也
皇上不爲

聖母之稀齡慶而爲
福王之留行計而
福王日延一日歲延一歲其意將以何爲王曰
乾等之妖言人將信以爲然自此以後中外
無日不喧嚷
朝端無刻得安靜一年光陰如何捱過
聖母聞之必爲之不歡而
皇上之壽
聖母者乃所以累
聖母矣以

[illegible]孝事

聖母之盛心而使人疑爲暱留愛子之私意天下

萬世其謂之何即

福王亦何能一刻安也以臣愚見庶民之家上

父母旬壽皆於一二年前行禮

聖母稀齡只隔一歲今冬豫賀

聖母必不以爲非禮如

聖意必欲俟至明冬臣不敢強惟是

福王來春必當之國不必遲留且

潞王

聖母之愛子也亦在外藩
福王在國上表稱賀有何不可
皇上率
皇太子與
瑞桂諸王在此稱賀儘足為歡而何必苦留
福王使
宮府內外驚疑一至此乎臣病苦孤身累被人
言幸有新臣方從皆受事方欲懇祈
皇上放歸田里何苦為此一事觸忤
聖心也

皇上恩臣如天愛臣如子臣苟可將順何所不爲

惟見人情事勢如此不得不言不忍不言所

奉

聖諭臣謹封上未敢遽傳蓋一傳則紛呶立至更

爲難處而臣之罪愈大矣伏望

聖慈留神詳覽或即以臣之言轉奏

聖母裁其是否仍令欽天監即擇定明春之國日

期以安人心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不勝悚息待罪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催之國日期揭
臣昨以之國事又有耽延人情危疑不得已
封還
聖諭有失臣子將順恭敬之義心甚不安罪無所
逃惟臣事
聖明之主受
高厚之恩理當盡心報國不可依違前此每有執
爭輒蒙
皇上優容不加罪責臣自量自思頂戴不起今番
觸忤恭俟

嚴譴不敢復望
聖慈之恕免也至于之國事則理窮勢極萬口同
聲不容再緩臣若少有可已不敢如此今早
百官謝
安賞後臣開其約定明早文武大小盡來伏
闕叩請臣區區血誠實不願
閉端何此景象若百官喧嚷
闕下臣亦更有何顏在此辦事伏望
聖明立刻傳示毋使
大聖人至孝至慈之心不白于天下即罪臣一人

聖有餘辜矣臣不勝瞻濟待罪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謝 允福王之國
聖諭疏
奏為恭承
聖諭之國已有定期敬謝
天恩事昨蒙
聖諭欲留
福王慶賀
聖母稱齡而後之國臣錯解
聖意謂卽於今冬舉賀復煩
聖諭明示來冬臣昌昧執爭自甘罪戾茲又蒙

皇上遣文書官金忠
諭臣朕覽卿奏揭知道了且先札諭福王明春之
國無惑矣朕思
聖母稀齡在邇欲著福王隨皇太子與諸王同班
慶祝以襄盛典今覽卿奏朕已悉知福王著於
明春三月之國卿可傳示欽天監擇吉來看其
恭慶
聖母稀齡昨諭已悉卿可安心佐理勿得復有托
辭特諭欽此臣不勝欣忭不勝感激竊惟
皇上欲留

福王慶賀

聖母者乃

仁孝之至情而臣等欲請

福王之國者乃

宗社之大計然猶恐微誠不足動

天玆蒙

皇上慨賜俞允定於明春三月之國此一舉也上

以安

聖母下以安

福王中以章

皇貴妃之賢明萬事俱妥萬福並臻自非
聖明虛衷受善毫無成心割愛就封業有成算何
以得此即古聖帝明王燕翼貽謀轉圜從諫
未有及
皇上者也臣謹即傳諭欽天監擇吉上請其恭慶
聖母稀齡謹遵
前諭不敢再瀆至若臣之愚昧叨濫日久罪戾實
多若人情尚肯相容臣當勉強延挨送過
福王之國而後去如必慮其助邪害正貽禍國
家終老

皇上賜臣蚤退以安人心蓋枚卜舉之應定婚禮
旦夕且行臣亦可以去矣然尚未敢言也因
皇上慮臣托辭勉臣安心佐理故敢附布愚悃臣
言及此惟有感極繼之以泣而已臣不勝悚
息隕越之至謹具回奏親請
文華門稽首叩
謝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請減　福藩庄田揭

今日九卿科道各衙門官盡來上疏言
福藩庄田委爲難處請
皇上蚤定之國吉期以完
大典以安人心又群來罪臣不能力請臣惟之國
事已屢奉
聖諭明春舉行計必不爽惟是庄田許多無處撥
括臣曾再三與諸大僚商之欲勉強委曲以
副
聖意而諸大僚皆云地方田土尺尺寸寸皆有百

姓管業奪彼與此耶

朝廷且不敢爲何況臣下臣又擬用銀召買而計其所費須二三百萬方可足數當此匱竭之秋二三百萬錢糧從何措置思之又思真是無策且

祖宗以來

親王就封自

景潞二府外並未有庄田過萬頃者

福王何故而必欲四萬以困苦天下耶今自縉紳以至小民無不猜疑謂

聖諭雖明然庄田不完必不之國明是
福王借此極難題目以爲稽留之計萬口紛紜
一倡衆和甚且有謂外間有亡命奸徒聚集
千百窺伺事變蓋不止如王曰乾之所云者
臣
雖逢人辨析剖心爲明終不能止即
皇上之心昭如天日無人不信而
皇貴妃之與
福王亦幾于無以自白矣總之惟之國期定則
前疑盡消不定則疑議愈起不索庄田則之
國自定必索則終無行期此可片言而決者

今嚴冬在卽其去明春不過三四月耳而擇
吉之
旨未傳各部所請應行事務杳無一報徒以庄田
一事日延一日人情安得不疑廷臣皆欲伏
闕力爭臣勸其且止以待
聖斷若再不蒙
處分則日下
釁端必大壞一場雖以
天威臨之而其爲
福王累殆不小矣以臣愚慮

福王富貴已極即少此分外之庄田亦有何損
何如捐之以彰令名于天下且河南山東湖
廣盡被水災百姓淹沒流離救死不贍若加
之以撥指庄田將立生禍變天下人且群起
而指
王爲釁端雖有庄田安得而享伯夷叔齊讓國
成名千載稱焉況于區區之田土所得幾何
而結怨于天下哉以
皇貴妃之賢明
皇上試以臣言告之當必以爲然臣一念赤忠毫

無別念不覺其言之危戇亦見事勢已急不得不言如

皇上罪臣以非所宜言誅臣戮臣臣亦甘受而不辭矣臣不勝冒死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催請之國日期揭
蒙
聖諭福王著明春三月內之國欽天監擇日來看
隨該欽天監擇吉上請已旬日矣未蒙
點發禮部禮科相繼催請益將已愈迫不容不言
若再延遲不發則人心又復生疑而前日之
聖諭又不信矣臣等竊度明春之國屢奉
明旨昭如日星豈有更變之理
聖母賀壽不必留
王此亦

聖心之所洞悉卽欲遲延何以爲辭道路之口皆
謂吉期不發必將又以庄田未足藉口留行
臣等雖知
王必無此意然人言籍籍不敢不以上聞夫
王之所以索庄田者爲患貧耳自
高皇帝以來親王分封不知多少其庄田並未有
及萬頃者何以俱不患貧而獨
王之患貧一至此耶礦稅之行且一十年四海
之膏脂已盡
內帑之堆積如山人號

皇上盡爲

王計臣等雖知其不然然詞

皇上不少割以予

王則此物將安所用臣等亦不敢信也天下方

嫌

王之富而

王乃患貧其將何以自解于紛紜之口乎然使

地方果有無礙田土果有廢府遺業即多撥

予

王臣等亦何苦而欲靳之今各處搜括已竭委

難處置其他則皆奪百姓之業與受奸徒之
投獻耳必欲出此臣等恐牽纏十年亦不得
了而
王之國果何期也
皇上聖明天縱
宗社大計皆斷自
聖心四海臣民誰不蒞之徒以凡事遷延當行不
行如前也
冊立冠婚出講等事皆費中外許多唇舌究竟未
嘗不舉徒使天下人致疑于

王今所恃以收拾人心爲

王開萬世維城之業者全在之國一舉而今日

推辭明日托故汛已渙而復反期將定而又

稽悠悠之說日甚一日郎臣等有喙三尺亦

安能爲

王解也臣等受

皇上厚恩爲股肱心膂之臣

皇上愛

王臣等亦當愛

王

皇上欲留

王臣等亦何爲欲

王之去惟是

王在今日不得不去臣等愛

王忠

王亦當勸

王之去其庄田之多寡實無損益于

王而徒爲

王結怨于天下此臣等之所萬不敢出也臣等

之言至此至迫至切伏望

皇上即將吉期早賜
批發以釋群疑如以臣等爲非所宜言願
蚤行罷斥或加之罪臣等亦不敢辭矣臣等不勝
間昧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

辭免大捷　加恩疏

奏為恭承殊常

恩命感懼不勝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准吏部咨該本部奉

勑吏部延鎮三次大捷內閣輔臣殫力運謀勞績

茂著茲特加恩示酬輔臣向高加少保兼太子

太保進武英殿大學士改戶部尚書廕一子與

做中書舍人還賞銀一百兩綵段二表裏照新

銜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竊惟閣臣之

敘邊功委為冒濫自沈鯉朱賡二臣力辭以

來此典之不行亦已久矣一旦忽復有此
恩命進秩加官前馳後膺至隆至渥駭人耳目臣
何人斯而敢當此臣常謂封疆之事當委任
督撫責成將吏有功則賞有罪則罰廟堂之
上不宜持空文議論以掣其肘故臣七年在
此凡事屬邊陲盡聽樞臣與邊臣主張未嘗
有一籌一畫可以賛助而顧儼然與之分功
于心安乎
皇上聖德神威南洽北揚九塞牧寧烽烟無警者
四十一年于兹間有匪茹狡虜敢肆跳梁然

羽書朝聞捷音夕至此皆

皇靈震疊

天佑國家以故行間諸臣得悉藉以效其力然而

戎心難測邊備日虛無食無兵殷憂孔亟臣

方蒿目焦心計無所出而顧欲侈然受

寵于心又安乎今大僚未補廢臣未起湖廣山東

河南三省巡撫未蒙

簡發候補科道諸臣未得效用假使

皇上肯慨然行此數事即制臣之官臣有餘幸何

必以非常分外之

賞而獨加臣之一人也臣聞匹夫受一錢于人亦思報德臣受

皇上之恩至矣極矣才盡力窮終無分毫可以稱報前

恩未償後

恩復至臣亦人類尚何心胸何以處此如

皇上必欲以犬馬微勞加之

慈恵則但憐臣病憊已極

賜臣一歸使臣得以未死之年復上先人之丘壠

游魂假息未至頓絶臣之願望于滿萬滿卽

一歲九遷一曰三錫不加于此矣至于今者
恩命薦不當承薦不敢承
皇上仰何強之臣亦必百辭之從勞
批答以重臣罪尤為不安伏望即
賜收回以安愚分免臣再三瀆奏
君臣之際貴于真誠是在
皇上之曲體而已臣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延鎮三次大捷朕心嘉悅無已全賴卿殫忠
運籌贊襄容勿加恩酬勞實係彝典宜遵成命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六日

謝捷功

欽賞揭

伏蒙

皇上以延鎮三次大捷

加恩于臣除加官封廕臣已具疏控辭伏望

欽允外其

頒賜臣銀一百兩綵段二表裏亦係前此未有

恩數但臣不敢盡辭謹頓首祗領不勝感戴

天恩之至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具題謝

恩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長至請脩

聖政疏

奏為節届

履長普天同慶懇乞

聖明益脩

聖政以迓

天休事竊惟冬至乃陽生之時一年之氣候由此

而回萬品之昭蘇由此而始帝王法天立政

莫急于此臣等徃立交戟之下每當玆辰輙

見

皇上御殿受
賀傳諭百官謂屢長之慶與卿等同之維時
天顏在望喜氣盈朝何其盛也自
穆清端拱二十年來無此景象中外臣民惟仰祈
皇上體來復之天心
沛維新之善政使在
朝在野咸煦育于
鴻恩而俾熾俾昌將永綿乎景運臣等忝在股肱
尤不勝其願望之私者也除
福藩之國年月已定日期亦當

陛下容臣等另請外諸有切要應行事宜謹列爲
數欵恭請
聖裁如蒙採擇施行天下幸甚
一大僚空虛已極九卿掌印只有其三各部
侍郎尚缺其六至于倉塲戎政都察院盡
皆無人通政司見在僅有一人吏部屢次
催請或留中未點或已點而又留中因循
廢弛深爲可慮又湖廣河南山東三省巡
撫舊者皆杜門候代百事不管新者未蒙
點用以此緊要地方適當有事之時而顧聽此官

之久缺其躭誤甚不小矣伏望

檢發、

一林下諸臣廢棄年久人人共惜天道循環

陰極陽生否極泰來而諸臣當

明盛之世一經遷謫永絕

賜環鄒衍一吹律尚回寒谷之春

皇上如地如天恩加草木豈其獨靳于諸臣乎即

以人多未欲盡用亦當量拔其尤者以少

開向用之路毋令相率而老于巖穴真

聖德之光也

一候補科道諸臣經年累月茫無職事貧者
至無以自給困苦極矣或疑
皇上厭言官之多言而故靳之臣等竊謂言官以
言爲職言而當則行之言而不當則容之
何厭其多況候補者不過六七人原不爲
多耶
蚤發一日則諸臣得蚤效一日之用矣
一今歲淫雨爲灾幾徧天下田疇淹沒男婦
漂流不計其數湖廣山西尤爲最甚臣等
讀撫按官奏報輙爲傷心自恨其燮理之

無能也

皇上怙冒群生湛恩廣被每有災傷輒加軫恤或發帑或留稅或蠲租豈以今歲重大之災而獨不

陛下

聖衷乎伏望將報災各疏及戶部覆疏盡行

檢發以慰元元嗷嗷之望窮民幸甚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再辭大捷　加恩疏

奏爲懇辭

恩命更辱

温綸再踰悃誠仰祈

俞允事該臣以捷敘蒙

恩具疏懇辭奉

聖旨延鎮三次大捷朕心嘉悅無已全賴卿殫忠

運籌贊襄密勿加恩酬勞實係彝典宜遵成命

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竊惟臣之所辭實出

懇誠無一毫矯飾乃蒙

皇上傳諭同官臣從哲票擬臣力告從哲當即擬
允而從哲不聽雖仰體
皇上優禮恩臣之盛心而未免多費
皇上一番之
批荅矣臣且感且懼跼蹐難容所有下情已具前
疏中不敢贅陳總之臣叨陪密勿凡事皆無
功而于邊事更為無功一切
隆恩皆不當受而以邊功被
賞尤不當受况織金綵緞已駕百鎰之多文綺輝
煌更奪七襄之麗臣謹什襲珍藏歸告𦙍父

以光九原比之爲寵已無量矣何敢復承非分以自愷于冒濫之愆哉臣非再三揆度必無受理何敢如此瀆陳伏望

聖明鑒臣愚悃即

允其辭臣感戴

聖恩深于拜

命矣臣不勝冐昧懇切之至奉

聖旨邊鎮屢捷卿居中運籌忠勞茂著加恩示酬原不爲過但念懇辭堅確朕宜體悉特允所請

成卿勞謙之美仍加賞大紅紵絲斗牛胷背一

襲以見朕優禮輔臣至意該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

謝賜斗牛衣疏

奏為謝

恩事該臣以大捷蒙

恩再疏懇辭奉

聖旨邊鎮屢捷卿居中運籌忠勞茂著加恩示酬原不為過但念懇辭堅確朕宜體悉特允所請成卿勞謙之美仍加賞大紅紵絲斗牛胷背一襲以見朕優禮輔臣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恭

誦

綸音不勝感激不勝慚悚竊惟邊鎮屢次捷功乃

皇上聖神文武指示方畧臣實未嘗居中運籌
皇上鑒臣悃誠特允辭免臣之幸大矣乃猶於金
幣之外
特加襲衣之賜
聖恩隆重度越尋常服之實爲不衷受之恐招三
褫維稽諸往事不敢固辭而反之寸衷實有
餘愧此臣之所爲旣感而且懼者也除焚香
叩頭祗領外謹具奏稱
謝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疏

竊見

福藩之國吉期欽天監久已擇上未蒙

點發臣等仰體

聖心不敢瀆奏自月以來外間議論又復洶洶昨

日九卿諸臣來上公疏又同至東閣見臣等

苦言庄田之難處待庄田完而後之國萬萬

不可臣等告以當委曲處置勿得太執諸臣

謂苟可處置何苦不爲委是搜括已盡無可

奈何其詳具在疏中懇

皇上留神省覽且深責臣等之不言臣等備員股
肱蒙
恩獨渥豈敢自同于衆人每思
皇上愛
王之心卽使割臣等之產以奉
王亦無所惜而况于三省之田土乎頃連日廣
詢博訪廢府遺業實已盡歸
潞府更無餘留聞
福王以洪廣有雍府庄田河南有伊徽二府庄
田可以查給臣等不知何人以此告

王誠如其言豈不甚便但以事理度之河南田土搜括無遺至科派民間以足租數假使三府遺業尚有許多地方官何爲隱匿至于雍府之廢抵今已百餘年當景府就封時湖廣之尺土寸地無不徧搜地方騷動數年官司受累無數豈其尚有遺業不入景府而留至今日者乎 臣等固灼知其必無也以事勢之難處如此人情之擾攘如彼 臣等即欲悉心畢力圖所以爲

王計將安所出惟念

聖意難違臣等若不將順更望何人再三籌度惟
于萬二千頃之外更加八千頃以足二萬之
數責令九卿諸臣及撫按官委曲措置即無
田可撥亦當設處錢糧務行買足其餘一萬
顒望
皇上大施曠蕩之恩再
賜斟酌抑亦庶乎其可乎至于日期則萬望
亟下以定人心不必為庄田之故而遲留今冬月
將盡轉眼明春必欲待庄田之足行將何日
以諭人心危疑禍釁將作即沿途供應已備

各廠已搭張家灣之船隻已有千餘所費錢
糧不啻百萬雖欲不行安得中止
分封令典也就國美事也臣等欵欵私衷誠願
王歡顏喜面以出都門使天下稱頌
贊王播令名于天壤不穎因此一事致中外紛
数無刻寧靜上累
皇上中累
皇貴妃下亦累
王故斟酌其宜如此臣等愚慮亦已竭矣伏望
聖慈俯賜採納亟渙德音其減免之數不必言因

臣等懇請只言出于
王意以昭
王之令德尤盛事也臣等于此事冒瀆已甚罪
戾難辭然苟有一毫不盡之心有一毫不爲
福王之念即爲負
祖宗負
皇上不忠不敬天地鬼神亦不容臣等矣更望
聖慈俯垂原鑒臣等不勝懇切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乙休第四十三號

奏爲患病日深懇

恩亟罷事臣叨蒙

聖恩馳驅七載心盡而力不前勢窮而擔難弛積

勞積憂因而積病其所以哀鳴號訴于

君父之前者固已無所不盡矣仰銜

聖明憫臣困苦

簡用二臣頻此稍自寬慰得延餘生然自入冬以

來冐犯寒疾頭痛不止雖勉強入直而呻吟

之聲常不絶口惟念嚴長節屆與

聖母壽節方臨不敢請告昨以滿考循例報部方
當引奏以待黜幽忽前病大發乍熱乍寒飲
食不進加以下血如注痔瘍潰裂痛甚刀割
苦不欲生情勢至此犬馬之軀終不能再事
皇上以報
恩于萬一矣臣聞人臣不憂其身之去而憂其國
之無人令新臣從哲心術行品素取信于天
下臣與共事數時見其諳練精詳勝臣百倍
可謂國有人矣臣於此時可以去矣歐陽修
有言仕宦得一任滿是小歡手臣再任滿矣

即不病亦當放手而况于病又况于病之甚

篤伏望

聖明憐臣狼狽已極首丘念切

亟放殘生蚤歸田里臣啣結

天恩世世無窮至于目前國事惟

福藩之國最爲緊要四海臣民無不延頸企足

以望此舉令行期雖定而以庄田一事人情

搖惑更望

聖明内斷于心忍難割之愛以息中外之疑此臣

之所爲伏枕籲祈而不能自已者也臣不勝

哀鳴迫切之至奉

聖旨卿輔政有年獨任勞苦茲一品秩滿勲懋望

隆朕心嘉悅何乃稱疾求退其應得恩禮該部

便從厚查議來看卿宜愼自調攝少可即出佐

理以慰眷懐吏部知道

萬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請減　福藩庄田併定日期揭

前月內大小九卿諸臣合請

福王之國日期臣等亦具揭催請不知

皇上曾留神省覽否今諸臣又來苦請矣臣等竊

惟日期之所以未發只為庄田未足夫使庄

田而可以目下取盈臣等何苦不為

皇上了此而頻頻瀆奏若是惟是各地方實為難

處無如之何故臣等不得已懇

皇上再減一萬令該部與撫按官設法措置務足

二萬之數此于事體庶乎可行而臣等亦可

以有辭于外廷者舍此真無策矣伏望

皇上慨然將日期蚤定以安人心不必因庄田遲

畱反使人疑

福王之不欲行也不然自此以後日迫一日人

情亦日紛一日朝端將激成事變恐

聖母聞之亦有所不安悠悠之譚臣等尚不敢盡

言而共為

福王之累大矣臣等狂愚率直情不能已統望

聖慈炤察臣等不勝惶懼悚息之至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二十三卷終